



■福州伕藝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強淑如表示，用福州方言說唱福州故事，是伕唱藝術創作上的一大特點。受訪者供圖



■表演當日，福州烏山腳下的石塔會館一早就迎來近百位老人，他們都是強淑如的忠實「粉絲」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攝

福州伕藝，又名伕唱，源於古老的唐宋說唱藝術，是福建福州方言藝術的集中體現和典型代表，2006年入選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福州伕藝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強淑如指，福州伕藝的內容大都是積極正面，雅俗共賞，通過喜聞樂見的方式將正能量傳遞給觀眾，貼切生動，深受不少福州市民及海外福州鄉親的喜愛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

國家級非遺福州伕藝傳承人強淑如

一人飾數角 說唱千古事

強淑如1994年進入福州市曲藝團工作，從事福州伕藝表演藝術近30年。近年來，她每周都會到福州烏山腳下的石塔會館和各社區進行公益性表演。表演當日，會館一早就迎來近百位老人，他們都是強淑如的忠實「粉絲」。

一人演七角 掌聲四起

9點，報完幕的強淑如端坐戲台之上，應和着搭檔們彈奏的二胡、琵琶聲，懷抱雙清（福州伕藝的一種常用樂器），開始彈唱。一顰一笑，一挑眉一瞪眼，連唱帶說，《齊威王納諫》選段僅憑強淑如一人之口，演繹出齊威王、鄒忌（宰相）、御史大夫、徐公（秦末范陽縣令，齊國美男子）、說客等七個角色的台詞，氣韻生動、圓潤飽滿的唱腔，令台下觀眾如癡如醉。一曲唱罷，掌聲四起。

「我們的特點是用福州方言說唱，而且是迄今為止唯一用福州方言說唱的唱曲類曲種，屬於直譯，雅俗共賞。因為平時是小分隊演出，所以沒有用字幕機，因此我們的唱腔要明白如話，字正腔圓，讓琴隨腔轉，腔隨情變，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要讓觀眾聽得明白。」強淑如介紹說。

伕藝最大的特點是一人多角色，要變聲變角色，要求表演者在角色轉換過程中，不露痕跡，既要讓觀眾聽得清清楚楚，悅耳動聽，同時又要讓人感受到曲中人物的喜怒哀樂和表演者嫺熟的表演技藝。

福州伕藝主要流行於福州市及閩侯、長樂、連江、福清等福州民系地區。福州伕藝傳統表演形式有酬應堂會的「坐唱」，走街串巷的「走唱」，以及迎神賽會的邊舞邊唱等，鼎盛時期名師輩出，流派藝術亦多姿多彩，比如著名的小龍鳳、黃連官、陳潤春、錢振華、鄧蘭金等。

受眾面小 面臨消亡

強淑如回憶道，新中國成立後，福州伕藝聯誼會一度改演閩劇，伕藝面臨消亡。

1952年，強淑如的恩師、著名的伕唱藝術家陳潤春將閩劇的表演和評話的說表手段引入伕藝。自此，這種先報字、後行腔，吐字明、轉韻輕，琴隨腔轉、腔隨字轉、字隨情轉的唱腔風格和說說唱唱、多自彈自唱的伕藝新形式，被觀眾暱稱為「潤潤伕唱」。以陳潤春為代表的「潤潤伕唱」，也成為伕藝新形式的代名詞。

作為伕藝藝人，強淑如幸運地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伕藝的黃金時期。在她的



■強淑如和著名伕唱藝術家、恩師陳潤春(右)合照。受訪者供圖

記憶裡，每到農曆正月、三月，一天常常要演出三四場。然而，和許多傳統地方曲藝一樣，福州伕藝如今亦面臨着失傳的危機。曾經每場至少幾百人的聽眾，如今只剩幾十人，而且大部分是老人家，受眾面越來越小。

開闢會館 迎來「春天」

近年來，在保護和傳承伕藝上，福州市委市政府做了很多工作，例如在福州開闢了八旗會館、石塔會館等，作為福州評話伕藝的書場，伕藝亦漸漸「復甦」，並迎來發展的「春天」。

同時，像強淑如這樣的福州伕藝藝人也依然在堅守着。「唯有畢恭畢敬帶着感恩的心去傳承，讓傳統文化在傳承中發展、創新，才能在新時代走出一片天空。」強淑如說。

曲不離口 笑謔「戲癲」



■福州伕藝演出規模以人員的多寡分為：一人演唱的「一人戲」，兩人對唱的「磨心磨手」，三人演唱的「香爐腳」。受訪者供圖

強淑如6歲時便與曲藝結緣。她的奶奶熱愛戲曲，第一次帶她去看閩劇，她就迷上了舞台上漂亮的戲服，並一發不可收拾。1991年，強淑如放棄代課教工的工作，報考福州市曲藝團藝藝班，但未能成功被錄取，讓她心中充滿惆悵感和失落感。然而，時光流過幾年，強淑如想學伕藝的念頭卻愈來愈強烈，於是她鼓起勇氣給當時在福州市曲藝團工作的陳潤春寫信，訴說自己對曲藝難以割捨的情感。22歲時，強淑如終於等來了期盼已久的「入學通知書」。

強淑如說：「老師回信給我說，被我的執着精神所感動，準備用業餘時間來教我。那時候老師年齡也很大了，我是鄉下的，交通不方便，過來一趟既要坐巴士又要坐輪船，老師看我這樣子，就安排我住在她家。」

學伕藝得靠師傅口傳身授。因為家遠，強淑如零零碎碎在陳潤春家住了幾個月，從早到晚揣摩技藝。伕藝最難的地方在於演員一個人要分飾多角，角色轉換中要不露痕跡，做到字重腔輕，腔隨情變，而這正是

強淑如最擅長的。

練戲太入迷 鍋鏟當道具

強淑如為了精進技藝而養成的習慣至今未變。「你要是平時不唱的話，突然間張口冒出來，這樣唱得沒味道，我覺得戲要把它演活，不能演死。平常我在家裡就是這樣子，有時忘記了就把鍋鏟成舞台道具，鍋鏟放在鍋邊拿去敲，就因為入迷。」

作為一個優秀的福州伕藝演員，強淑如平時善於抓住機會琢磨角色，推敲細節。一句台詞的語氣，一個動作的處理便畫龍點睛，表演得出神入化，但有時亦因為「入戲」太深曾鬧出笑話。

強淑如笑言，有一次，早上七點多她去買菜，當時過幾天要去參加福建省曲藝比賽，「表演的節目是《開封府》，走在路上我突然有了靈感，忘記了是在路上行走，就停下來研究包拯捋長鬚的動作，結果路人以為我是怪物。」

「有機會就要揣摩。不是說千篇一律，每一次演出要給角色注入新鮮的血液。」強淑如說：「有的戲迷開玩笑叫我『戲癲』。如果沒來上班，我9點就在家開唱了，11點前就結束；然後吃完飯中午休息下，下午3點又開始唱。一段唱不好，我會一直反覆練習，尋找感覺，老話叫『曲不離口，拳不離手』，就是靠練出來的。」

福州伕藝

福州伕藝，又名伕唱，是一門源於唐宋「百戲（樂舞雜技總稱）」的藝術，至今保留着宋元曲藝貼近群眾的「百戲」遺風，表演者用福州諺語、歇後語、俗語，通俗地演唱反映鄉土人情的故

事。「伕」是中國古代記譜符號，在福州伕藝中，引申為按照曲譜演唱的意思。舊時人稱的「儒林伕」便是現今伕藝的源頭，後經明清時期「江湖伕」、「洋歌伕」逐漸發展為用福州方言演唱的「平講伕」。1943年，藝人們組織了「福州伕藝樂唱聯誼會」，定名為「伕藝」。

伕藝演出時要求表演者要自彈自唱，

以二胡為主弦，另外有月琴、琵琶、三弦、雙清和打拍子用的竹板或替板。伕藝演出規模以人員的多寡分為：一人演唱的「一人戲」，兩人對唱的「磨心磨手」，三人演唱的「香爐腳」，四人合作的「八仙桌」，八人合作的「長桌」，以及十人或十五六人配有伴奏樂隊的「半堂伕」或「全堂伕」等。

■整理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

進校園授曲藝 盼續文化光芒

當下，越來越多人渴望傳統文化的回歸，在強淑如看來，沒有了福州方言的承載，伕藝之舟終將擱淺。強淑如表示，她的老師陳潤春作為著名的伕藝表演藝術家，深受當地民眾的喜愛，有一大批的忠實「粉絲」。「她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親切接見。1985年，她還和學生赴美國、香港巡迴演出一個月，這是中國曲藝界首個赴美演出團體。這時期，福州伕藝在對外交流中聲名顯赫。」

有感於老師臨「走」前對伕藝的念念不忘，及傳承伕藝的使命感，強淑如一

直在致力於伕藝的傳承與保護。除了在福州市曲藝團授徒外，為了培養更多的年輕觀眾，讓福州伕藝這項民間傳統藝術繼續「存活」下去，強淑如亦開始帶着福州伕藝走進校園。

推鄉土教學喚起鄉愁

「2015年我們福州市曲藝團還做了『鄉音最美寄鄉愁』曲藝傳承進校園活動，首次嘗試和小學共建少兒曲藝培訓基地，希望在孩子心中留下鄉愁鄉音。」強淑如說。

同時，強淑如每周三都會去福州職業技

術學院，與福州評話伕藝傳習所評話老師陳峰一起給學生上課。不過，目前開展此類鄉土教學的學校並不多，既沒有常態化，也沒有完整的教材。若想讓評話和伕藝再放光芒，估計要走的路還有很長呢！

此外，為了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，進一步繁榮和振興福州地方戲曲，福州市政協文史學宣委、福州市文廣新局等單位聯合發起《敘事——福州閩劇評話伕藝保護傳承的集體記憶》史料徵編出版工作，將以韻味深遠的福州非遺聲音，迎接2019年第十六屆中國戲劇節的到來。

非遺傳播需從年輕人做起

記者手記

傳統技藝的形成，是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。非遺傳承變得艱難，源於「師父」和「徒弟」的流失。非遺傳承的就業面狹窄，見效緩慢，這讓年輕人不願意走入這個行業。另一方面，從老師的角度上講，培養一個徒弟，也需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經濟成本，導致不少非遺在傳承上面臨很大的斷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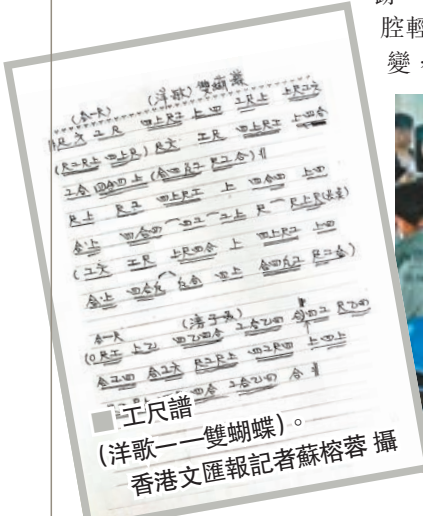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文匯報記者赴福州石塔會館採訪當日，看到觀眾大多已是70歲以上的老福州人。採訪中，75歲的福州市民王先生依然記得，在小時候物資匱乏的年代，伕藝

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娛樂活動之一。如今，隨着互聯網的發達，這種「安靜」的表演形式，以及福州方言的說唱，早已被年輕人「嫌棄」了。

鄉音最美，初心不忘。非遺傳播需要從年輕人做起，希望能影響更多人重視非遺、保護非遺。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復興，都是從總結自己的遺產開始。在當今社會普遍城市化、市場化的情況下，如何合理地繼承保護這些傳統文化，並進一步的開發利用，讓非遺在這個新的時代以一種更加健康的姿態活下去，值得我們去思考。



■強淑如在校園授課，傳播鄉文化。受訪者供圖



■「王尺譜」（洋歌——雙蝴蝶）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攝